



三三三九

子13-1



文中子中說





四部叢刊子部

中說



通芬樓借印常熟瞿
氏鐵梨銅劍樓藏宋
刊本原書板高營造
尺五寸七分寬四寸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
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
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
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
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
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
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
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
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
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

觀去聲

御史大

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

孤之家代莫得聞焉福時又中子十二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福時又中子兄弟如子時音止傳授中說於仲父凝

始為十卷今世所傳文字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杜正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正觀二十三年序又福時於仲

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

細帙細音相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意詳測文中子

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

叔達依遺史人隋書今亡

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

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帝閣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

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

有由焉夫道之湮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

以隆之昔荀卿揚雄十一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

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與引質同異為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為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

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 皇宋
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溥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
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
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
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
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於猶文中子
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
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
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
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
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

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揲影
庶髮髯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
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
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
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
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
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
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
退謂董仲白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
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

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為十卷謹

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隱士王氏取瑟堂刊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

逸

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須銅川六世矣上有銅川未嘗不篤於斯文斯然亦未嘗得宜其用不遇退而縣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

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

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

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

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

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

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先自

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
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
余小子獲觀

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服先人之義誓仲

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子謂

董常曰吾欲修元經誓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

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吾得皇極讜義焉

論謂歷代史臣於化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

去就適中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吾得

權衡褒貶時變論焉化俗推移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官

載言吾得政大論焉言天道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

志焉非以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收

字伯褒隋內史道衡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

之子昔聖謂孔子而皆獲史有記言求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

則制度得失

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

焉而皆當史有記事替邪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

也故聖人分焉職言職事明得失皆史文中子曰吾視

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辭相

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

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子不豫

屬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汝然而興曰生

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

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

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孟軻已來董常曰夫子自

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

都也晉汾

陽子鄉也三才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

五常謂續經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

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切皇之名无網紀之實漢之統天下

也其除殘織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薛

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見上子曰其以仲

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

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

所以告也告猶貢也黃其俗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

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與乎言必薛收曰

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各哀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

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

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薛收曰

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

微東遷台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

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

在上矣夫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周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

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

也春秋无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

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

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

則凶神在子曰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

淑恬曰王疑字淑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夫子

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

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

之曰疑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揚素歎憂李德林皆請

見揚素字幼道揚帝時為司徒貞朝政蘇爽字伯尼善鍾律廣樂多從爽講李德林字公輔位命掌軍書為儀同預自負三人知文中子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

賢來請謁見上正下曰政夔與吾言終日言

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

聲而不及雅如音為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

理修詞為文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

子皆朝之預議者也預朝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

無禮也知正人不知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文音

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知實道王道從何

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門人退子援琴鼓蕩

之什蕩傷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門人皆沾襟焉哀隋

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或利而行之賢人或畏

廉反強中及其成功一也替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

賈瓊門人習書至相榮之命讀書有相榮之命篇榮曰洋

洋乎光明之業光武天實監爾能以揖讓終乎初

武立東海王強為太子強讓其弟陽之立是謂繁師玄未將

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子曰無

苟作也勿苟且表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

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揚素也食

仁宗建若亦有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誥幸洪範三

德云且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

因谷食經 子曰小人不激不勸不見利不勸勸勸皆音靖君

亮問辱明人子曰言不中不中行不謹不謹辱也言行

之王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於道也孔子曰三

何謂也傳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

而流於聲王化貽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

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

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今古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

費言七十二君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

實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

太山封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无驗而廻此皆夸侈以欺

矢下非事天 致誠之本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不幸免則多斂之國其財必

削既富後則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子

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

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

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

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无跡物自化天也

然心神忽然恍惚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

哉知險運亡又未遇大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

里不齋餘人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吾察之久矣目光惚

物皆杜所定朝政典章文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天子曰

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

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

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无跡物自化天也

然心神忽然恍惚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

哉知險運亡又未遇大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

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岳此言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

求寡也簡則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離

列於國風誰居乎居音烟禮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似發

夷等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子曰五

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臻皇極則五行各叙故

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子

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君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

序人倫其與太極人德神道並行乎言无王孝逸曰夫

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子曰子未三復白圭

乎責言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

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

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吾子汨彛倫乎

擬人必於其倫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

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鼎出

謂明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

矣不得其言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推

賢知賢敢問夫夫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

晉狀平吳以祜督荊州祜緩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素曰

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悟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

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

可矣何必臨邊也折衝也衝直也麾兵橫子之家六經

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

以正天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續書有七制皆

功食祿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取戎矣漢之賢君立文

也哭野則太踈故折中於寢門之外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知生者弔彼弔

之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愆非意相干我失其助故拜

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子曰寬矣量寬而已曰仁

乎寬似子曰不知也非道至大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

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子曰慎矣慎言曰仁

乎慎似子曰不知也仁非子曰恕哉凌敬凌敬視人

之孤猶己也以己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子曰仁者吾

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

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為而理智達於未亂如不得見必

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薛收問至德

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

成道德行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周禮師氏易不云乎

顯道神德行係紳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則至

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無卦則子曰我未見嗜義如

嗜利者也和而有且曰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望龍

門之關河中有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

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

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未子見劉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
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助死有子東里冬衣
不知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
人是不知命廢人道也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成功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
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疾玄字太初著樂
毅不屠賊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
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辯幽

中說卷第一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

逸

注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

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我忘厥物子曰義也清而

也明而毅賈瓊通明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暗隱太白

也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

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靖彦博皆為僕

靜中

行

正

瀚為御史大夫玄鬱為司空徵為太師大雅叔達皆為尚
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或曰董常何

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亦才也其靜也至至極其顏氏之流

乎動之微者其庶幾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

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

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典選十餘年天下

仁乎似志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安王襲爵

也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

也孤虛兵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林子不

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檄劉下述沈謝魏雅暖劉

約謝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声韻起自沈剛柔清濁各有端序

語健為剛言遠為柔音若墳窟清周禮清周禮少師掌墳統上平底

標逸則清質實則濁

六竅差橫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

子之論詩美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

於是徵存文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

之以見其志貢告也歌錄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秦

采之以觀其變設采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文弊

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

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李

本為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

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行時為內史侍郎知文

之子曰士有麻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德子謂魏徵曰汝與疑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疑也德

子謂魏徵曰汝與疑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疑也

遂果行也擬謂廷轉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遂行子謂李靖曰凝

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李靖問任智如何

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盜亦君子

任智而背仁為亂攻異端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

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子光字不耀遊于河東人問者書老

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

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之道言之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

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

為心父之慈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弟則知推而

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悌近霸推子曰君子

之學進於道濟天小人之學進於利營楚難作使

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楊玄感襲封楚

禍先非獲天順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

一民之命易為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李密出子謂賈

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

神明不與也竟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其使人也

雖童僕必斂容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德

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

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

子歎知性者尚少故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

絕四者性惟有道者能之有道子躬耕或問曰不亦

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畝

天下聖賢躬耕蓋職其俗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仕

民何逃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

安足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用有節薛方士

問葬方士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

而葬顏回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誌

不居良田妨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帝王陵

及唐太宗元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謂

謂不敢有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

享焉二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

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享異其名言神道幽達茲三者之

奧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終和達茲三者之

說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奧耳叔達俛其首因問祭得天

首思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

下也溫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略為符堅相議赦而青蠅壯之

賢然後本或問蘇緯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

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緯字令緯後周文

長於算術申韓之李軍於用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

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問牛弘子曰厚人也里仁隋

言時稱其實重故曰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

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

諫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常

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動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

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子在長安曰歸來

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

見公卿異端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荀媚其至使无所取治焉遂歸子在絳州程元者因薛

收而來元門人未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

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言至南

朝淫靡左道變雅天下遂亂續經既造人文乃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

也虛名失實叔恬曰丈中子之教興其常隋之季世皇家

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將興者吾惜其

不得見唐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為心乎時門人

蓋蒼生受賜多矣數至獨相者十餘人丈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

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

公怒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縲紲去也刑義若武帝殺釣弋

章帝救楚王徙者是也其役簡也仁其刑清也君子樂其道也公小

人懷其生也也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天下無二志其

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

不及三代漢雜霸道故子曰王道之駁久矣駁禮樂可以不正乎

禮論樂論所以正之大義之蕪甚矣荒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直讓必也有

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道其闊不可格于

後後若無聖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湯直代必

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其道亦曠不可制于

下下若有姦巨則無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可

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為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

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

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後之為政有所持循是謂大備大後之為政有所持循漢史作循一本作循吾視千載而

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

千載而下有紹管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子曰常也

其殆坐忘乎頰子坐忘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

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神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

子曰嚮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或問

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達者无方未達者迷焉故必也

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

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

無所視有來何有去薛收曰夫哉夫子之道一而已

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道大而无所道

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子

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其餘

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肇慮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類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

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辜見戮收道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

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或問王隱隱字處後

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文獻志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

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

稱也謂謂才幸而已若加之識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

義而削異端壽字永林著三國志善敘事初王沈撰魏書章輝續成之壽乃具吳蜀三國變史稱志大抵簡畧存

其大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范甯字武子為穀梁

義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史記雜黃若之道壯英雄之詞漢書又使范甯

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若之道壯英雄之詞漢書又使范甯

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贊聖經之本

是古李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

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

經而任傳但爭衆傳而不原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

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難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喜

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喻正色渝七朱

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擾正道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

右蒼所傳為齊詩韓嬰所傳為大戴小戴禮之衰也二戴因

韓詩毛鄭詩毛萇注鄭玄箋也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

論於石渠成孔記戴德書殘於古今今文易之蜀敵別得古本

奏立古詩失於齊魯公轅固生右詩為博士齊人宗之魯甲

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受天縱元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必也

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己所傳有限所得无窮故周

之皆神契其道不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然李不可不由師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

損益終蕩然也七代注見上蕩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蕩條鬱結出則悌入則孝上四德備矣則孝

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煩文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

子曰過而不文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暉天及地動儀如斯維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沈點精思好李奇字張衡行

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諂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

觀其所與與貧則仁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達觀其所

好好賢則治窮觀其所為為善則生可也四者可以知或問

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修文物制

銅川夫人好藥子之子始述方伎術非事親芮城府

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為芮城令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

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

從道

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史同州府君以之文中

費日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

祖名尹為同州刺史內難未詳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

而巳

心始著星曆恐門人拘忌妄習灾福故特云懼

為惡則死可也

人須多察

與貧則仁

取於義則安

為善則生

四者可以知

聖人不煩文

揚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

沈點精思好李奇字張衡行

暉天及地動儀如斯維

李大抵好奇多艱苦

難苦而奇未

足適交蓋守

不文

犯而不校

有功而不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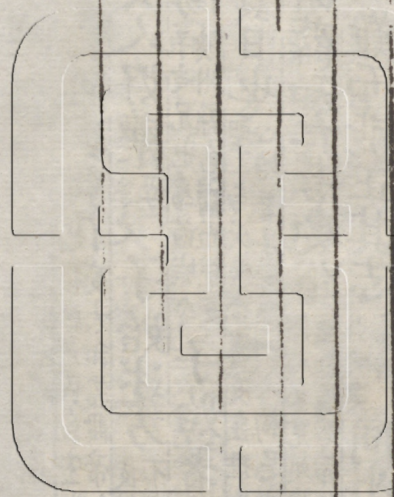
君

曰其道何如

子曰靖矣

難苦而奇未

中說卷第二



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阮

逸

注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

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

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著則王道盛也樂者

他必待明王乃可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

也與非今尔所及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嚴法置守子曰宗

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皇漢雜建四百餘載

漢監秦亡之說雖無五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

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觀周漢之承魏晉楊素使謂子

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岑

汾水之曲

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
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
故以正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以拒之子
規之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
不得已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知刑
而行致我犯詐謂致我犯詐謂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養己
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姚義曰何謂克終
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楊惜字遵彥文宣時為尚
而視民如傷奚為不終故不亡實威好議禮子曰
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
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威有心失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
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

孤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
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不常
不遂得常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
有霍光之事上言廢帝李帝之事光字孟先是武帝書周公相成
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子條
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
中子曰書有命憲矣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

乎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
也古若子遊河間之渚隋河間郡連涿河上丈人曰何
居乎斯人也丈人无名氏居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
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
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諫子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

吾之道也吾道自仲尼与荷蓀
丈人把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
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无
名隱從隱乎

曰否也

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為道

子在河上曰

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為故猷人聖

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

不知其道

痛隋行秦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

孫焉

罪國不除不如是之亟也

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

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子曰美哉乎藝也

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

言藝成而後君

子游之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

漢紀三十篇詢約事詳申明制度重言美之也謂陸機文乎文乎

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

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

沈休丈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

文始制音韻好艷洽之辭深朝士

文深之益務妍侈此治可見矣

文急以怨

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

言急皆狷

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

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

賦歌詩傳于樂

有嘗作殷妃諫使堯門故事宋帝深銜之曠字元徐陵更信古

長文詞辨捷長於屬綴後坐罪誅此鐵碎可見矣

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為之好裁緝

書文辭相夸時緝劉綽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俱有才名顯其舅王尚常稱孝綽云

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

與兄竟陵王子良尺隋郡王子隆皆好謝眺淺人也其文捷

文章有集傳世然志貪富貴然可具矣陳後主為長

夜之飲相和為詩不持江摠詭人也其文虛

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

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為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

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室南齊時為尚書令

禮李文詞風流自比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碑文昉字

彥升梁時掌文誥累為太守九饋遺與親戚以牽米散荒民當世

仕進无不登其門者昉接引之常言尚書召子仕

使姚義往辭焉曰不得已署我於蜀寧辭遠以蔽

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

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

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佞惑主蒙誘眾不

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

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字濬仲

但苟且爾靜答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

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為太子植不自雕矚

知子建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明變

今之史也耀

丈詞語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

塞不通理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

四名一曰化續大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飛天下二曰政續

蕃蕃目比古諸侯蕃臣所以移其俗也終俗猶易俗也三曰頌續周教

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祭廟四曰敷變雅以陳誨立

誠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允此四

者或美焉嘉美或勉焉無足嘉或傷焉勉不得或惡

焉則惡也或誠焉謂之誠是謂五志皆志子謂叔恬

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

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

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子曰郡縣

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壞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列國之風

深以固其人篤世修政教故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

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對

及其變也變列國本來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

敢怨薄謂不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

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

善政不久居而震易之乎及其變也政苛而迫其人蓋怨

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雖有善政

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

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

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避怨而

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吾將賊之社稷故又何

傷賊害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六代

之季仁義盡矣牧守無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王路

由之使人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變化變

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子曰言取而行違温彦博

惡之皮博大雅弟正觀中為御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

二子正直同子曰魯產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觸情殺身

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強仁非遊仲尼之門未有

不治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

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子

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隋李

衰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如周

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卷在德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

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發肉刑害

於義義象秋也天不為人損之可也刑不濫衣七綈傷

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中焉可也不偏下雖然以文景之

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受民節用不意其子曰

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道直今之事君也以佞枉

無所不至皆使子曰吾於讚易也迷而不敢論述謂

論謂別立理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於革而已不吾於

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辯治亂之事不敢或問其故子曰

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彰或曲而中或肆而

論則論則論曰夫子有所有不可乎子曰不可天下

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

間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貌其行也方也短步若

有所畏恭禮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

如有就敬愛子之服儉以挈無長物焉長刺綺羅錦

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綠色婦人則有

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味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

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

道也皆保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求曰爾於我乎取無

擾爾鄰里鄉黨為也周礼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鄉五族為黨我則不厭鄉

人有喪子必先往副副反必後未忘子之言應而不

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子之鄉無爭者近易

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父也

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不奔

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

也畚鍤器鍤也非大夫則同銅川府君之喪喪父勺飲不入口者

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

而舉帷車而載飾請繼飾也衾帷塗車葛靈則不從五

世矣礼曰塗車葛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葛既葬之曰自仲尼

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孔子曰我

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

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有所稟萬春鄉社所居鄉名子必

與執事翼如也執如恭貌芮城府君起家除服為

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極清

則直而無執直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

和至心為之內直而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退而

謂董常曰木復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子曰

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

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正引古子之族婚嫁必具

六禮納采問名納吉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

廢吾從古大為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

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耻

我則不耻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今之仕

也以逞其欲厚已難矣乎難致子曰吏而登仕勞而

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問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委之

乎役力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官則為天下設也子曰美

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脣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

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脣不介意也亦謂攝位

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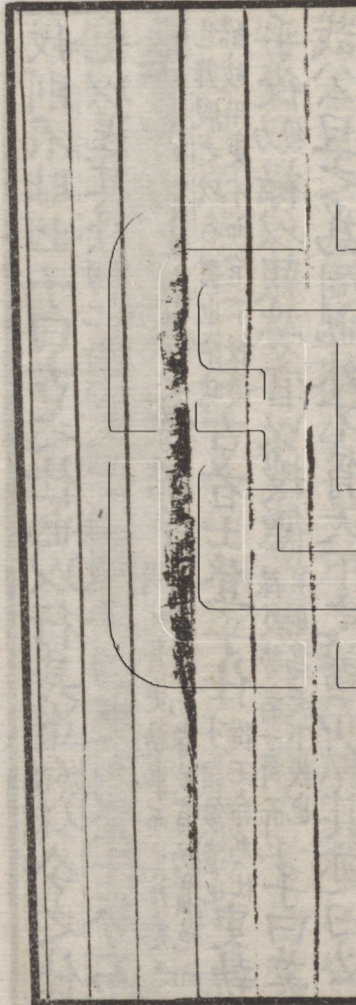
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

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

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

易以衰曰若周公云也卜洛相宅義不特險而在修德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續王
字无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
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能忘
天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欺人倫之法

中說卷三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答伯禽私而恕也

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盡美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

為聖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潛寢省也疊

疊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疊二

不絕兒顯諸仁則民從溫彥博問堯康阮籍何人也

之藏諸用則民不知溫彥博問堯康阮籍何人也

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諷名理不窮其放曠如此子曰古之

曰道不足而器有餘不執則放故曰有餘曰敢問道器

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方曰劉

阮逸注

靈何人也

劉靈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携壺使人荷緡隨行曰死則埋之

子曰古之

閉關人也

閉關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闕

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

亦可乎

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

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

拔而已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

子曰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

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

薛生

曰此以言化

行法令

彼以心化

感人陳守曰吾過矣退

而靜居

思行其道

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

善德

同子

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

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迴虞為公孫贊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相徵封疇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曰謂

武德之舞勞而决其發謀動慮經天子乎

狀于戈勤勞决取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

天下乎

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

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

或决而成之

或泰而守之

吾不知其變也

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

者樂舞象寫其變在文武相須

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

一守而已德必

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

革命一時之功

子謂史談善述九流

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

行典禮方世之道

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

有弊也

安得長者之言哉

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死不容尤不通也

不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此

子曰通其

變天下無弊法

何常之有

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有時故曰存乎其人

真儒謂

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

共言九流哉

圓無執張機發必中

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

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杜淹

問崔浩何人也子曰逸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

及真君長生之術蓋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

也幽今為郿周始興之地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

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成王終疑則

風遂變矣儻金滕未開則終長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

全成也止乎禮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幽子

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

夫子蓋傷之者也傷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

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幽歌幽曰周之

本也七月陳王世未后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變

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

獨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

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符秦舉大號

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或曰

符秦逆東晉在而堅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

符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

征之是至公也抗非逆也義在下文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晉制至

私之命惠帝已後賂賂大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東晉

遷中國无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

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

故曰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

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

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與文物太原

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温子昇字鵬舉掌翹國文翰性似靜而實

深險其後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如齒未詳子讀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

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勤王事跡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

爾魏帝宝在入關依宇文泰泰子竟建號稱周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

也曰未志先人之國穆公自是朝座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

之曰禍自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万眾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受

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届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

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国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侍大威者為驕

若之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

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

居退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思子曰

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好子曰多賢不亦

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

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

薛收曰明在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木九疇屬布衣也

道兼天地理通皇極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

已與李校然好自於代為執政所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

御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于世

異同不可不述也注傳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

父為多學而識之耶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炫退子

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凌敬

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性情无邪則貌凌敬退

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恭而和恭禮也和樂也子曰大風安不

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守四方秋風樂

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子曰

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詩書不用虛玄長而晉

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齋戒修而梁

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易不云乎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

之制也故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曰其教何如曰西

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中國則泥泥猶軒車不可

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

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

乎儉事跡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子遊太樂樂

聞龍舟五更之曲揚帝將遊江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

官乎仕官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皆捨道子曰誠哉

信有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或

攸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或字文若

大或謂魏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

愛人以德不置如此魏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

遠魏國初建參謀惟怪本事博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苟
令君之仁苟軍師之智又曰令君李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
不止然或初仕漢漢亡則死傲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
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
以誠則不言而信心至誠維未言必信矣鎮之以靜則不行
而謹性復靜雖未行必謹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
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使也璞虛子曰
先王法服不其深乎有深為冠所以壯其首也為履
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褕如衣下曰裳劍珮鏘如帶劍示
合節辨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故曰儼然人望而
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舍捨之曰不便是
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為禮使人天下庸得不馳騁而

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責素不以禮引人董常歌郿柏舟言仁
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
之何哉此北門篇也刺在不得志楊帝任羣邳公好古物
蘇威封邳國公鍾鼎什物珪璽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
古者聚道聚厚林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子謂仲長
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注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
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可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任意所適
山林隱也不知其可放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
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為至人死生不變薛收問隱子
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真其次地隱僻地山林其次名隱朝市心
子謂姚義能交結或曰簡靜子曰所以為能也

或曰廣廣泛也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泛愛

子謂晁晉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晉說文帝曰五口之家

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

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

古之心焉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

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曰詔詔令也秦改命曰志志謂帝王有

未敢乎制曰策策直言而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

命曰訓訓師曰對對奏曰讚讚曰議議曰誠誠曰諫諫文

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其有大

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其上湛然其下恬

然湛恬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

之九幸一事必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常假帝其卓然

皆靜以天下同之

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

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畏天故致憫人易繁師玄曰

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難子笑曰有是夫終日

乾乾可也乾乾勤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李詩勉之使

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即所歌于髦而遣之于髦衛詩美

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

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玄齡問立功立言

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相時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

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貴久薛收可與事

臨事貴斷

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出處貴聚子曰賤

物貴我君子不為也賈誼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好奇尚怪蕩而不

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理使然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經續經也

子不出門人感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

言宏非好古者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禮子曰五呆不忍也賦載馳空章而去夫君子无我有尤

自勝者雄自勝人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乎九勇不得其宜皆勃戾尔賈

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

焉天將知之況人乎孟子曰尽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聖人知天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聖人賈

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

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玉世當自求行之楊玄感問孝子

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尔父不問不義則尔身可立矣問忠子曰孝立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則忠遂矣揚素賢則隋不乱

中說卷四

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

逸

注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聖人終身

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

自謂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此所謂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

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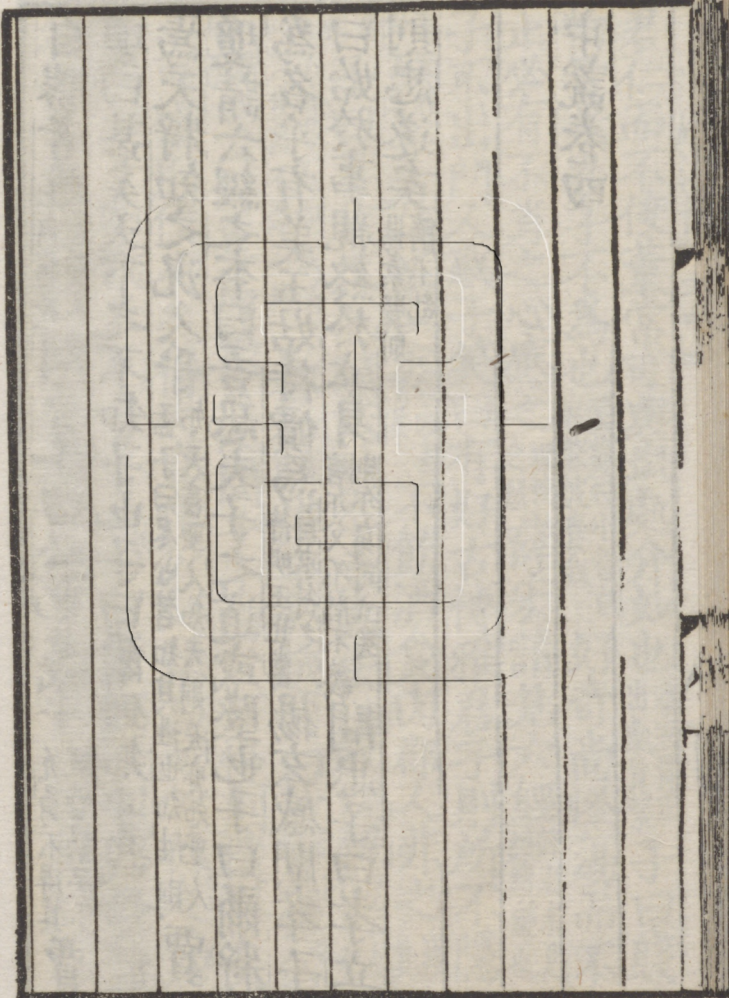
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憂疑出乎情尔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爲憂者以天

下之情爲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爲疑者以天下之情爲疑也

故聖人應物以迹復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

疑後云无憂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幸天下物情之動吾告



汝者心也以性之本合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

曰父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

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

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

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君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

兩存心迹吾獨得不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迹固

聖矣哉易曰二言矣殊乎疑二道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尔猶言自彼也

固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各

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則夫二未

違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天邦違後天李播聞而

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竟

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竟後知使先竟後竟程

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

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

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

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非仁智

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叔恬曰敢

問策何謂也有續書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

私憫世病不勞而不倦勞心問賢其惟策乎若漢武

舒子曰續書之有命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遂者言

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命其地必其有成敗于其

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進退消

息不失其幾乎如道甚大物不變高逝獨往中權

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已故文中子曰事者續書

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不惟師也天下之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問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秉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經洋洋乎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次王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无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妥哉言无不安文中子曰

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當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己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

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續書切而不指切至指訐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勤委曲以禮戒之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

諫而已矣續書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且補於下且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不差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

事亦
可諫
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一姓吾視

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懷帝蒙塵故平陽為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取

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

無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累與執政權傾天下捨兩

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重法子謂太和之政近雅

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明中國之有法中國又无定

十餘年造明堂祀圓丘置取制定律令率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惜也不

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虢子之祖自河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

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儒老子曰政惡多門以矣

一則政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

多門去非遽能發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後

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與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子讀

洪範讜議安康獻公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

中道尔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入者天程元魏徵進曰

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到憚

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甄權王莽時上書曰

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提陛下宜即且位莽怒脅憚令稱病憚罵

命者謂事應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

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

志事吾著其節焉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

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

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

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

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達志事

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

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五項獲必僮僕稱其

恩可以從政矣良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而推

天下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仕者而好名利者

也譏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

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法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不喪

義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有能勝兵子曰莫如

仁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義必也至仁伐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

三十五

四

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子見耕者必勞

之勞見王人必僂之俯僂鄉里不騎不騎雞初鳴

則盥嗽具服內則事父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

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禮記子曰史傳興而

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記注典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

反毀陳壽是誣也是故惡夫異端者反異之薛收曰何為命也

子曰替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

天時人事相合曰命此人與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

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湯云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慮之言是時與之吉

凶也蓋事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

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命惟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

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

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包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賈瓊

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曰天下其無主

而有呂乎漢制以亡獨臣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

其盡美於邠人乎漢七主本以志其慙德於備物乎漢

德不備尚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子曰不

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

兼帝而稱是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謫卿

之心則正雜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稱皇帝之名

霸之跡則謫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稱皇帝之名

故漢因之不得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豈若唐虞三代之

已而亦稱帝也二帝曰王是以當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之術

純懿乎名實稱薛收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王子曰人能弘道

禮未備

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子謂李靖

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子

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賈瓊問

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曰何以止死曰無爭勿與人

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為功雖近

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謂薛收曰

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賦免妾之卒章王國詩也

諸侯背叛卒章云我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侯

姓與能子曰好動者多難場帝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子曰

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

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乎變吉凶生乎動

濟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推幾成務存時効動易可知焉故夫卦

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逐薛生曰智可

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不能仁

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子曰元亨利正運行

不墮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子曰倂以承

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九使人殘人董常死子

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

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若之子歿吾亦將逝

矣天喪斯文我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

備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

矣序卦輪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

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卦也守子曰名實相生利

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

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

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賈瓊問太

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

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願子曰舜文中子曰王

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註所以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

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霸國戰智不戰而屈

智禁民為非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皇國戰

無為神武而不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不戰

以智與義則安見其有為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故帝制沒而名實

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多事生

之讎也保生者薛方士未見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

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終死必也言之無

罪聞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諫諍喻之或問章孝寬章字

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北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問楊愔愔字

字遵齊北齊文宣帝子曰輔矣愔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

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子曰

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

為仁陰為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隋三公府皆自署吏賈瓊為吏以事楚公

子曰遠而無介恭而遠之就而無諂泄就其身汎乎

利而諷之無關其捷汎泥因所利而諷瓊曰終身誦之

子曰終身行之可也不推事人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

名正帝皇始之帝繼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

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於

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本兵中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

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宋蒼梧

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中其於彼心

自作之乎披漢以公自改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

輕王侯如何此荀勗子言也下句子曰彼有以自守也士

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實憲不執殤帝二歲餘

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以待

續元經以振王法乎

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比說而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

已九聖人之道无所不備輕

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實憲不執殤帝二歲餘

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以待

續元經以振王法乎

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比說而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

已九聖人之道无所不備輕

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實憲不執殤帝二歲餘

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以待

續元經以振王法乎

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以歲時自矜和綿綿至桓靈

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大康之始書同文

車同軌晉武大康元年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大康三

此帝為桓靈蓋平吳天下同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大康

帝制尋大壞矣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上无王法

元末熙賈后殺駿天下亂賞罰以戒亂臣賊子豈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

好辨哉誠不得已也然後詩亡詩亡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文中子曰諸

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天子不採風詩古有珠樂官

不達雅古為詩樂為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嗚呼斯則久矣仲

老歿詩有空文詩可以合雅道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卷終

而其寶發矣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公革如其制作以俟

明哲必也崇貴乎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賈

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

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濟天下則修

身以正家可矣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

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崔姓帝嚳姜嫄之後封於

劉至漢有王於奔者号王氏此二姓同譜崔姓帝嚳姜嫄之後封於

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自秦始皇帝者相必前代号也王孝

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

阮逸註

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子曰繫名索實此不可去李後帝之名者貴存前帝之實也中

國天子不其為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名或問謝安

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為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破問王

道子曰敬矣符堅而無喜色於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溫嶠子

曰毅人也嶠字本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

昌閣因難涉率兵來討天子留嶠輔政嶠讓王導

此果毅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溫字子元為晉

將健有功為大都督又此伐不巴為慕垂賈瓊問羣居之

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則外無傷此中庸者乎曰

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鳥何古之有道

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

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與繫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

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子曰居近識

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子曰恭則物

服儼然入望愨則有成先誠平則物化无私於物子曰我

未見平者也多稱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

不可行也行仁必以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阮籍子不

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

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有若孔文中

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法薛收曰何為其然

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收曰無制而有訓何

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若

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無制而

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

不發東海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薛收曰讚其非古乎續書子曰唐

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又臯陶曰

贊贊贊贊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唯

至公之主為能擇焉公朝共議擇善而從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

續書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

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方則水方勤於几杖杖銘云扶危定傾比皆

戒也盤圓則水圓君者孟也孟方則水方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常念日新扶危薛

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續書其志直其言危若周

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子曰必也直而不迫

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

以為未是也知命為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直也言不

危也非忠順故曰逆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

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駭生知不由人諫而理

也若初即位崇太孝立明堂黜百家策賢良雄才大畧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訐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

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

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故臯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每大臣之海封丞相田千秋為富可不謂有志之主乎續書子曰

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

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

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樂通才然後及也子謂京房郭璞古之

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爻之李以卦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筭術被

髮街刀竟坐謀二子並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非正經亂人倫者也

廢天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禮廢天下

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

又曰祭必鳴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傷時發越公問政此四禮

子曰恭以儉揚素驕侈桓公問政蘇威封孤國子曰清以

平威以老且貴位引其子襲桓朝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

曰無闢人以名德林文李擅名然多自負見子謂薛收

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

而中直微曲中蓋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

通乎揚素問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是其家傳七世矣

家傳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越公曰天下豈

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

子自弗父何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嘉越公曰

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父於

其道鍾美於是也是大必能叙彝倫矣六經續而子出

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邀我

生民也陸逢賢人子為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

去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鱸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

羣小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易象子曰明

內而齊外離明故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子曰仁義

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曰仁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

樂者也韓愈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子曰禮其

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使

限內其得中道乎解上文故能辯上下定民志偏下

下不備上入志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剛是不器

文辭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即此微章柔

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

年後周自宇文亮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獻安康天子失禮

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和禮

曾曰周禮在魯矣此諸侯脩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禮樂之作

倫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脩於家也禮樂之作

獻公之志也禮論與論蓋推程元問六經之致續子曰

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辯六

代之俗六代詩見上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故南朝

齊梁陳為正統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曆者以北齊周隋為王

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

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

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如斯而已矣

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天子何處乎處居

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其好

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言我但好學聖與明吾安敢處

不敢當程元所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

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難坐之行

人性差殊各由子曰見而存固所見而未若不見而存者

所習遂相遠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

怒小人哉四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

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之交子謂薛收善接小人

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類始也類如不狎子遊汾亭坐鼓

琴君子不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釣隱者也傷而

和怨而靜傷怨如靜乃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

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時孔賢人隱於子驟而

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

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

矣所傳南風聲則有矣而所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

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

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鼗襄入于海固有

之也掌鼗掌鼗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

焉文中子之夏城絳州有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

塗焉牧者曰從誰牧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

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一本作泉後知

道者蓋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尚子聞之謂薛

收曰獨善可矣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

身必當言于天子不相形不可以不禱疾无妄之疾不卜非

義不疑子曰君子不受虛譽言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三者

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温大雅能之而

弘能處貧賤而不懼魏徵能之直而遂聞過而有喜

色程元能之李亂世羞富貴賈威能之好禮儉慎

密不出董常能之時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

何其早成也子謂隋文帝時年二十一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

取乎早成耶言志早於道非孫早成叔達出遇程元寧威於塗因

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

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

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寶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李能

致也言早成亦非志李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

有不孝而成者也李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

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為甚矣人之无

厭也秦皇漢武无厭妄求或問蔽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

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灑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子曰

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灑山此並不求名而隱故曰名隱

古之避言人也避毀譽之言而已問東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

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古公長子太伯次

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始荆吳以讓季歷

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

孰是言二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過

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

人不能知子曰道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

是天隱也子曰道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

齊也則成天隱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夷

交侵故春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

衰也四夷僭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世

衰故續春 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絳郡守曰夫子何之

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城縣陳守令勸吏息役慮其師見役民董常

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

文中子一布衣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虛行也賈瓊事楚公困饒而歸以告子楚公

注見 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人

杜門却掃者義在緘口淨其內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將謂真仲長子

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運奇一時之用無為長世之畜文

中子以為為知言言得大者遠者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

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為

則知消長進退之極致也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苟不能行行之者

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行此亦廣上文無為之義仲長子光字

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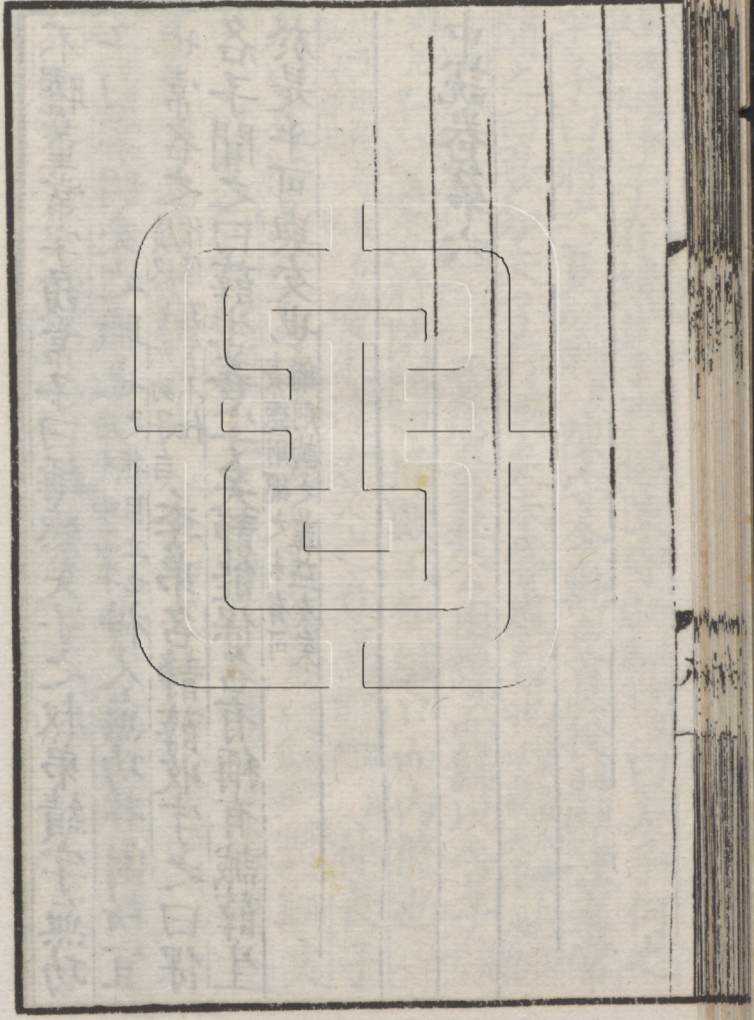
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字之非自立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

也常名之績跡号无功子自依傳弃官不仕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

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各有稱有誠薛生

於是乎可與交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中說卷第六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註

子曰大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

晉惠帝元年也 已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詭罵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

楚難注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常卦蒙云也 瓊不預事温彦

博問知子曰無知彦博本以多知為問 子答以无知是知也問識子曰無識

不言如愚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實其然乎常

詩箋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

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

謂大有一國之作焉謂國有神明之作焉謂吳季札

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

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聽曰樂而不淫子曰孰謂季

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

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汲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則詩謂雖不及先王之

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氣亦

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獨烏乎樂其動而不怨乎季子言周而不怨蓋古丈歲也當謂幽詩不案周南開雅樂而

不淫幽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

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於治美矣未成化是未光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

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董常習書書續告於子曰吳

蜀遂忘乎續書有魏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謚夫皇帝蜀主劉備謚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

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董常

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善都亳堯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

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為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

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耶除吳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

周孔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

未忘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詩四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月篇

云亂離瘼矣美其適歸矣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

必君元矣且居先王之國建明堂受先王之道修典禮子先王之民矣何為董

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

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董常

皇后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
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
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

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

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

之命未敢告動民心未之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子曰貴其

追懷之雖寔去尚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方得紀帝子曰貴其

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未時人事盛大而子曰穆公

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此宋順帝并明二年奔魏王肅

魏孝文時也此為晉陽太守肅為平南將軍皆子曰非至公

不及史也以先王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

何也書隋九年春帝正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

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

冠往依焉而卒不貴貴猶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

世栢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為之左江東
復振安卒後栢玄篡位劉裕與焉是無多賢人使然齊梁陳

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

曰不與其為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故書曰晉

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且言其國亡也春秋

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嗚呼棄先王之禮

樂以至是乎南朝喪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

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

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栢玄盧循此樹

後秦姚泓平各陽修謁五陵留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

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

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其已亡則

至公及史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

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札

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

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

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

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

不至而多為血多為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

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為病也汝知之乎此元經所

以書也文中子喻已懷先王之遺亦猶此詩爾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

也末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

對若高貴卿公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禮化民

三王以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

梯閣里下之分是也

誥君君告于下也冊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常五

一曰仁在乾四德為善長在孟子四端為則隱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

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

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子曰

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言賈瓊不知心也

有為之教吾人之矣如嬰兒為則退藏於密不能盡焉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

不焉故不教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子曰舅氏

不聞鳳皇季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

何有德則來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

無德則去明南齊篡國君子振鳳朝為穆公而已蓋而去之穆公所以來魏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

其勞也應聘列國未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

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豈敢違天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

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温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

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

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

也軻是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齷齪焉自保不

足以發也甚伯夷叔齊是子曰降此則穿窬則之人爾若

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

之謹固則是竊祿如穿窬者爾窬容朱反何足及政抑可使

備負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子曰宗祖廢而

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

其德所以稱謂不亂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道

謂淫文溺於所君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矣人之知過也薛

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頰綱

詠古詩也頰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門人從者鏘鏘焉被

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從者鏘鏘焉被

悉悉焉詩曰知我者謂我心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

凶言居下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曰君

人勞心小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以

大家詞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鳴呼言之不見

信父矣困卦絲六有言不信周吾將正夫人以取吉尚口

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絲云正大人吉彖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

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

於陳亡先王之道掃地而求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

是天人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故君子備之子曰

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

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事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

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可與守成者

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

之言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

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大業至初

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鞶用黃牛之薛收問

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傳曰乾

坤也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爻也者倣天下之動

也文效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

適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

之道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闕氏易程元薛收見

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

續不敢殆也始怠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

誠也大成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董

常之喪子赴洛常死道於沔池河南有沔池主人不授

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

吾將輟也輟讚而易未獲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

困而不憂窮而不懼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

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餐于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

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之接一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

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

矣亂世當如此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

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相然未及大用而誼天帝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水誠以此尔子曰我未見

謙而有怨元而無厚惡而不意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

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

焉此其稟也策今董常曰意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

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

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

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得無為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

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依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

人藏焉閑暇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得已董常曰願聞

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万慮何有老子曰歸根

曰靜是也石跡謂无形也无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

也異端乘乎大義我則歸之尔若形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

之孟子因邪說之貳本仁義以濟之文中子曰因亂華之貳尊元經

以濟之蓋有為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禮祭之地文中

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說太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

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冲虛也老子曰道冲而用之言子不來官遠而

思慕太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冲虛為詞乎易不云乎易簡

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无為也道冲用則知子之志有不可為矣杜淹問七制

之主子曰有大功也注見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易駢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誼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臣相和如遇

兩吉矣此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王各交好書多才嘗與魯申公白
其道也公穆生同受詩休傳曰元王詩又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讀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辭獻王將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主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
事之中立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是智也
不安上疏歸蕃帝問外家何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武光樂蒼曰為善最樂是仁也
大子名強母郭后有罪發而強不自安乞歸蕃光武不忍遂迴保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蓋強讓之也故曰義保
終榮寵不亦宜矣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大臣均均權而魏命亂矣
宣王與曹爽爭權儲后不順而晉室墮矣惠帝太子通未加師訓而立
相傾終亂魏也漢之跋扈然危漢也
果隲此非天也人謀不臧矣矣夫天謂晉教也人謂典禮
代者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七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註

子謂魏相宜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魏相字弱翁李易道李賢

良為漢宣帝相謀伐西域是識兵畧畧作明堂月令講是達時令也子曰孰謂齊文宣普而善

揚遵彥也此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佈下以功業自矜而普

注見謂孝文明吾不信也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

爾朱榮不能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為都

禽似不明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爾朱榮不能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

刑名矣謂酒馳馬是汗迹也人謂不密吾不信也皆謂

保晦其心密矣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

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

而不抵也抵許曲而不佞者矣廣推其類常曰濁而不

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一子曰出而

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既

降信宿從者樂姚義言其道故實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登

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威曰

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子曰彼求我則如不

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如不得言禮命

不問我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

賢功實威曰終踰絕險留具不億意云車度險曾不為子

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愴長言之既而曰不可為矣

言隋必亡不可救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乎事禮以

制行行以制之樂以和德德不可苦必春秋元經以舉

往仲尼卒周公之典禮仲海易以知來生生不窮先王之蘊

盡矣蘊奧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生矣賈

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

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

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

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

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

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賈瓊曰中

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行於天下生亦足矣其處家也父兄欣欣

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依從也焦猶子也子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

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其勳家也父母晏然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

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薛方士預焉方士未見酒中而樂作方

士非之而出日不季樂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

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

為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

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五雖不可移易是也元經有變也

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言順時有

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適不執常道若上與奪南北以尊中國

是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東義見上董常曰夫子六經皇

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文中子曰春秋一

國之書也周室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

諸侯以尊王政禮法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

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置守天其以無定國而

帝位不明乎元定國謂南北分各元徵天命以正帝位

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

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為元經文雖雖殊真志一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

經之所罪歟夫權小則正以義妨或義小權大則適乎權欤

曰斯謂皇之不極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御河之役子

聞之曰人力盡矣魏郡白溝場帝開永濟渠名御河運糧征遼子居家不暫

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

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極周道而已通也宗周之介子敢

忘其禮乎孔子尚極此說我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

周公典禮與天命齊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

乎抗王也春秋率周王正朔而書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

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率帝号以得中國者張玄素史傳未見

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

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

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况躬親哉竊謂非己有也假外

况玄素有心於克己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飾而行之尚得名

身之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魏徵問君子

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

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曰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

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纘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為也

也老子云善戰不陣時可无為也

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善董常聞文中子曰聞

謗而怒者諂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為謗言所

計矣使得絕由去媒諂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

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

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激常子曰年不豐兵不息

吾已矣夫年天也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

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房玄

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

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

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修己以及玄齡曰如主

何再問正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

主不可以正也而私營物產張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
良亦私自從赤松子遊皆病也言隋主江都有變煬帝幸江都宮
爾慎庶可以事人也不可正道謂先王與禮

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王與禮如有王者出三
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奉斯已矣能奉收曰何謂

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
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
至太宗正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正觀十三年房且齡奏太

平又和之終正觀二十三年太子曰早婚少婢教人以偷
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也言弃古禮是掌且貴賤有等

偷薄妾媵無數教人以亂教者之罪也且貴賤有等
等降之教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王化之本也子謁見隋

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編之薛收曰辯矣乎
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與則言辯房玄齡請習

十二策謂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高教隋弊虞世基

世南兄也煬帝時參掌朝政唯諂非經父策遣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

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
也首章云豈不懷歸悔仕於亂世世基聞之曰吾特游繒繳之下也

若夫子可謂其具矣揚子曰鴻飛冥文中子曰問則對
不問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問則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

故無悔悔生不廣求故得得足不雜學故明明道文
中子曰疑滯者智之發也忿懣者仁之騰也纖恡者

義之蠹也發騰蠹皆喻害物蠶亡過子曰元經之專斷蓋
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

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

後魏言此皆天下
所蘊非我能至也
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

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

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

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李札有次序竇威曰仲尼

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在

禮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亡也子曰瓊爾無輕禮

無諂俗輕古禮何時姑存之可也待時而行子贊易至觀

卦曰可以盡神矣以盡神之與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

猶患不治有天下率賢才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

樂之不能進之也則不肖者遠矣如是寡怨不遇之故不猶懼不免怨害

哀之不敢退之也詩小宛篇注云衰亂之女子讀

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子讀

說苑劉向撰三十卷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左右教化子之韓城馮翊

有韓城縣龍門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代氏縣魏改為龍門隋屬絳州今河中有縣賈瓊程元後

從行關吏仇璋字伯成止之曰先濟者為誰止二子吾視其

顙頰如也重而不元顙重之兒元昂也目燦如也澈而不瞬澈

也目瞬也口敦如也闕而不張張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腰

參如也參然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

後應浪驚搖旋而不懼言狀見皆異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

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守默

謂泛應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

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

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

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
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
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棘澗錢近也吾將退而求諸
野矣野謂漁樵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世機易多動不可與
久處心易吾願見偽靜詐儉者矯時罕具靜儉者賈瓊曰知
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壁之迎吾不入其門
矣蓋隋朝大臣不掛善而飾虛礼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瓊也明而毅故曰強矯仇璋
謂薛收曰子聞主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
責不責人必諾無財怨不以財使人怨無專利必先利人無苟說所悅必以道無
伐善不自矜於伐無棄人亦取片善無畜憾不念舊惡薛收曰請聞三
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

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
似之裳裳者華篇注曰嗣似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則與交小人
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釋之即蒙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
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強謂力不使
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吾言甚易
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
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但爭為善而已薛收
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
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經之以善誠之以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
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
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易始悟子謂收曰我

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

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則見天理滅矣故曰無性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

曰無性此言昧入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

不仕隱釣爾朱榮控勒天下注見上文故君子不貴得位朱榮得位嚴光

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之性无不下子讚易至山附

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靜將安之乎隋亂道剝

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芮城府君讀說苑城

見上說苑有進物義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予以進物不亦可乎

待其會會謂理與情會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小人但知惠叔

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

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

及谷云吾亦然實勉之尔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疑也獨安之乎子

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尔位好是正直注景大地好与

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

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祁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

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

故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三

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沉潜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康

和明必柔克潜必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凝維正直而无據於德

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立無訐訐斥無固固執無抵抵觸

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疑有是四者与无正直

同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
中歟璋言讚易剝卦子突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
笑夫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
易道至深非璋忍達然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
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惟艱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中說卷第八

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
天有情於人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無遠近高深
而命之者也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故歸之於
聖人无不應无不當与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引
以明命因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
性而稱也戰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
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注取
聚難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非傲即福
亦就求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董常曰自取者其稱
人也人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子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賈

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命而富貴則何獨死生言

乎言天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九未死也則命皆云命合命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

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先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是在後也未莫

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也言

我莫知所如世不可自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取理矣寧求退藏而已若周公代武王仲尼求為東

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

命之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斃斃厭文中子曰度

德而師度已不如易子而教易互今亡矣亡子曰不以

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己之道安人之國不

矣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

顧命保後王之未明己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

之心不苟其位非具臣矣

月不違仁矣日久不違是仁人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

之上文謂常也時有慮焉亦三月之義爾無苟羨焉頌曰舜何人也余何人

不羨辭也故常亦无羨惟精惟一也詩云帝謂又王无然畔羨无然欽羨誕

言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又王无然畔羨无然欽羨誕

先登于岸岸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

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即道心焉能無咎各謂

也焉能不違不違繫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齒

瓊曰始冠矣年二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瓊曰夫

子十五為人師焉夫子謂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

也傲謂未嘗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瓊聞之

德不在年左傳曰年均擇賢道不在位語曰富與貴是人

不處是則賢德為上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

何也李詩乎李礼乎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春

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

樂象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制立易以窮理知命

而後及也於性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

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

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豈

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

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

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

九師教人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交

量其志行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可從

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无制知命則申之

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与天道若驟而語春秋則蕩

志輕義定志未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德未驟而語書

則狎法狎法猶驟而語易則玩神不知性則以是以聖

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即統言列之以次次謂先詩

之四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

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是也物宜其深乎

其深乎言信也信乎孔子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

係故能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

之過有才少德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治

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類革之類是也窮達時也曰時也者

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

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皆有

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維行得吉凶命也

道而遇時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偶福皆由人作之者也

作之者有偶之者偶謂庸人偶貴善人偶禍皆偶然者也

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奇禍人不能逃

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及帝省其山其

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或問績經薛收姚義告子

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對之以道愚者非

耶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困賦悉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

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交二豐劉峻亦知言哉惟效五交

曰讓矣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杜如晦問政子曰推

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夫為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如晦出謂竇威曰謹人容其許雖太許

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容

許直示賞百善之門絕一佞媚示罰眾惡之柄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

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号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巨事至

及惠帝太熙及惠帝年号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

悟曰何謂也子法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

耶太業煬帝年号事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

生於歉歉則仁者制義生於豐豐則義者制故富而教

之斯易也則為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

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白五章

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

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

瓊曰淳離朴散其可歸乎婦復也子曰人能弘道苟得

其行如反掌爾言亦易行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

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

天下陂陂險也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

則治亂相易澆溥有由由化也興衰資乎人得失在

乎教解上文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

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為虛設耶董常聞之

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當為快淳離朴散之疑子曰

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二日

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或竇咸曰大哉易之

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

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威而重子曰大雅或幾

於道溫大雅或幾猶委中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

則默也則默也或問陶元亮元亮字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

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

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

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而慕是也忘大樂

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為鬼

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游竟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

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

行變化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

通鬼神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

若巨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

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

采蓋也蓋我於天理也孟子盡心章義同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

禮接焉此宗祀大神也近則求諸己也已謂人倫己者非他也尽

性者也復性卒歸之人如父与子性人人一同推鬼於人蓋引

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

思過半矣盥潔貴敬也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神人鬼故又問地

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

也古祇字示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

禮接焉此既葬則祭于地下也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

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

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

蘊蘊者精與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

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

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識不止形

而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

之蘊始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又貴仁義賤勇力子

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己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

不已信則有之矣時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

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服

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譏當世

尚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

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政化元經何以不與

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

何營營乎堯師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哉不知道天子

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董仲

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

推文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蓋謂不

道奔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屈此先王之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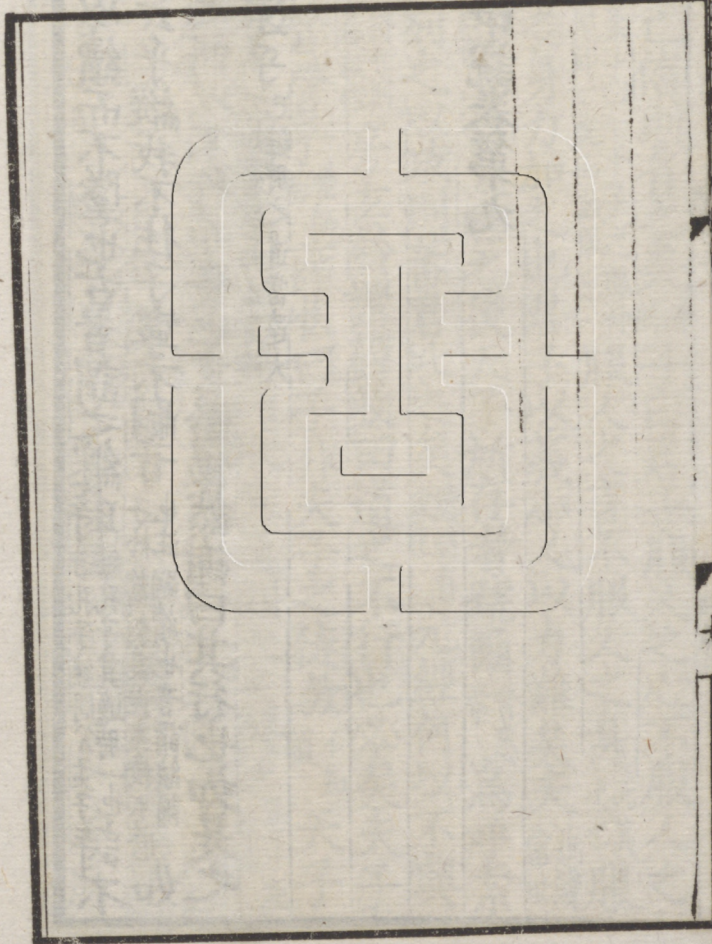
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經時若孔子繼周公孔子也詩不

云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於篇刺亂世李校不修也

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

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中說卷第九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 逸 註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

死關朗退並注見上魏之不振有由哉賢國不振由不用子曰中國

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問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

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

可知矣時場帝夫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聞古詩乃問今民

何不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情性能亡乎情不亡詩不廢非

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史官不明變姚義困於窶窶貧房玄

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

為捨讓也古舟子為公西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况為已乎吾

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

本則遠舜好察迩言若不察其本則王珪從子求續經子

曰叔父珪字叔珪子之從叔太宗朝為諫議多直言物通何

德以之哉叔父之求李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

無師乎吾聞闢朗之策矣事在闕積亂之後當生大

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

歟珪言直故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

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

犯畫衣冠其次犯而不繁代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

道也商周已後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文中

子曰平陳之後龍德元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過亢不

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亡然後

也命傷禮樂則述章志樂章亂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朝感

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高不及黃初况太熙乎然元經首尊

中國而正皇始於太熙者蓋感帝制之絕而特振之也文中

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得子曰罪莫大於好進

以道進不禍莫大於多言言不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辱莫

大於不知恥得自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

土知治而受職自古之道也制薛收問政於仲

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眾目張弛一機萬事隳語古

不知其政也言放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

矣得為政之要也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乎君更

道須知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陌意

在徙豪強強本固然并札義起兼并為苟且之道雖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子曰

曰政猛寧若恩先恩法速寧若緩緩寬獄繁寧若簡簡不

乎聖人之道不難知能行上四事則執中矣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

不止姦之府也此由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

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言王道變自秦始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

謂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道有

謂聖人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

隱紂疑文王則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卦顯也淹曰

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

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神尼子曰道在其

中矣道在仁中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

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可以語言執也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

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

識也復得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忠敬文相循之法如不

得已其兩漢之制乎制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

亂也已制度不立則亂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子

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祖

述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出能用之是薦是褻則有豐

年逸詩譬如農夫是薦是褻雖有飢饉必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已

降天下無主矣无真開皇九載人始一一平陳先人有

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

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仁壽陛下真帝也無踵偽

亂南北朝為亂相繼必紹周漢以上襲火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為土德色尚黃

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此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乘御天千

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偉其文而已不用其道所

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大其始攝

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

先正始者也正始東首篇名魏永為龍門令永未見下車而廣

公愴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永遠

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終戒門人之

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温彦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

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

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疑

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此太原府

君王疑自記自中說之後也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疑二子所記也文中子之教不

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便文中之後後裔不達于茲

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續經略例太原府君曰疑當居

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

中子曰賢者凝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

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

天下稱其讜正出為胡蘇令特杜淹為御史大夫王疑為監察上言侯君

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信而長孫无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而王疑疑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有胡蘇亭隋置縣名今屬隸州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於御家以四教勤儉

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

禮士

三年之畜備則散之

親族

九年耕所儲畜

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

皆自

垣屋

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

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

文中子之室

與人不款曲不受遺

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

耕力謂自耕桑者

饗食之禮無加物

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

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

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

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

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

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

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

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為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

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

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

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

哲

此並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為長孫无忌所抑房觀等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燮理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不仕十八代祖毅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鄉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

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

君出爲昌樂令遷倚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憂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

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嬰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朋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中文中子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晉今驗古恢

恢乎運天下於拍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乎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

有弊廬在葉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北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始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

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天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為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為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為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為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

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
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君
子鮮克知之正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
侯焉留宿寘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
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
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
王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父父
臨事當自知之及正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
温杜獲攀龍麟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

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
云嘉言良策患人心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
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
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
父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
帝德上曰止引羣小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
在經父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為當卿
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
坐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
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

而節制具焉荀子陳之於前董賈仲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眞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辦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

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二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子良有以也向

使董薛在適不至此意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
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
說又以魏公之言告子因叙其事時正觀二十年九
月記

東臯子荅陳尚書書

王

福時

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
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正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為監
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
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
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
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

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
父深言勲懇季父荅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
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
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
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
矣天將啓之徵也僕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
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
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
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
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
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為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

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既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

曰。張彛郭祚嘗言之。朕以上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彛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筭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筭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

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
蓋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
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為祕書郎遷給事
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
閑宴多所奏議帝虚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肅由
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
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
穆公與朗欣然相賀由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
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
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援琴切切然
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

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
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為决之何如子明曰占筮幽
微多則有感請命筮卦以百年為斷府君曰諾於是
揲著布卦遇夬之革乾下上捨著而數曰當今
大運不過二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
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
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辱地府君曰其人安
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
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
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

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卽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卽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卽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卽曰必在西北乎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湏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况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卽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己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旣興其道若何卽

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冗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卽曰何謂亡也夫明王文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卽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卽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

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劼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劼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劼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劼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占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

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頌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鄆十世三十十年八百豈亦二端乎劼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

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筮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筮告未來之事遽相表裏

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在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奏法既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替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筮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

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
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
年安康獻公老子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
言未來若合符契門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
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文中子知
書矣二載爾獻之公筮之曰此子當知矣開皇六年
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己酉江東平高
祖之政始追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
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
爲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
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關先

生所言皆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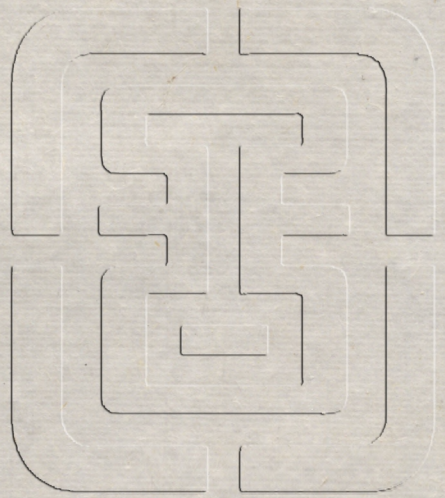
王氏家書雜錄

王福時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觀初君子
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
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
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
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疑
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
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
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
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

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
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
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令歎
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
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七其
五篇續詩續書各七小序推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
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
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
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
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
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正觀十六年余二十

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
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錄事又以
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
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
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
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謀列於外傳以備
宗本焉且六經中說子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
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平年序寢遠朝
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閣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
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爾時正觀二十三
年正月序



中說卷第十

中說卷第十

一、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三、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四、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五、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六、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七、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八、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九、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十、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十一、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十二、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十三、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十四、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十五、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十六、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十七、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十八、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十九、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二十、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二十一、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二十二、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二十三、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二十四、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二十五、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二十六、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二十七、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二十八、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二十九、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三十、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三十一、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三十二、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三十三、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三十四、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三十五、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三十六、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三十七、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三十八、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三十九、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四十、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四十一、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四十二、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四十三、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四十四、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四十五、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四十六、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四十七、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四十八、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四十九、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五十、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五十一、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五十二、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五十三、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五十四、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五十五、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五十六、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五十七、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五十八、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五十九、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六十、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六十一、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六十二、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六十三、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六十四、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六十五、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六十六、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六十七、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六十八、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六十九、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七十、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七十一、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七十二、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七十三、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七十四、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七十五、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七十六、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七十七、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七十八、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七十九、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八十、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八十一、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八十二、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八十三、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八十四、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八十五、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八十六、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八十七、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八十八、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八十九、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九十、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九十一、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九十二、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九十三、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九十四、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九十五、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九十六、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九十七、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九十八、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九十九、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一百、論及六經之義二、平賦

